

沒有祖國的孩子

舒群作

1931-33

1910

1022448

897.7
8701.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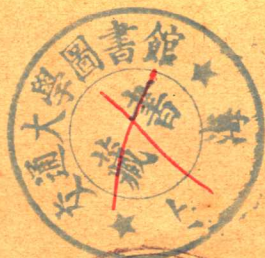
复旦大学图书馆

中南銀行集益會

反有祖國的孩子

舒羣作

讀者報公寄存



上海生活書店發行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九月

R. 1022448 / 103



FUDAN JFZ0000066548M 复旦图书馆

沒有祖國的孩兒

每冊實價國幣四角
外埠酌加郵費

作
者

舒

羣

發
行
者

生

上海福州路
活書店
第三八四號

印
刷
者

生
活
印
刷
所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初版

目次

沒有祖國的孩子	一
沙漠的火花	一
蒙古之夜	九
已死的與未死的	八三
做人	一四
獨身漢	二三
蕭岑	二九
隣家	三五
誓言	一九

沒有祖國的孩子

「果里。」

旅居此地的蘇聯人，都向他這樣叫。不知這異國的名字是誰贈給他的；久了他已默認了。雖然，他完全是個亞洲孩子的面孔：黑的頭髮，低小的鼻子；但是，他對於異國的人，並不覺得怎樣陌生。祇是說異國的話，不清楚，不完整；聽慣了，誰都明白。

螞蜒河在朝陽裏流來，像一片映光的鏡面，閃爍地從長白山的一角下流轉去。果里吹着號筒，已經透過稀疏的綠林。沿着一羣木板夾成的院落響來。於是，一家一家的小木板門開了，露出拖着胖乳的奶牛。

「早安，蘇多瓦！」

果里向牛的主人說着每天所要說的一句習慣語。

「果里，一月滿了，給你工錢，另外有一件衣服送你穿吧，——」

「斯巴細（俄語，謝謝的意思）蘇多瓦！」

也許有年青的姑娘，被果里的號筒從被子裏喚醒，手向果里打招呼：

「可愛的果里，回來時，不要忘記了啊！」

「啊。是的，紅的小花！」

果里比她記得都結實些。然後，她把夜裏沒有吃盡的東西裝滿了果里的小鐵鍋。

「啊，列巴（麵包），熟白湯（菜湯），斯巴細。」

於是，果里再走起路來，他的衣袋裏多了一元錢的重量，他的嘴，忙動起來，麵包與號筒交替地讓他的兩腮撐起一對大泡子。走過我們宿舍的時候，牛在

他的身後，已經成了羣，黃色的，黑色的，雜色的最多，白色的祇一個，背上還塗着兩團黑。小牛，有很小的嫩角剛突破毛皮，伸長牠的頸，吻着母親的股部，母親擺起尾巴，極力地打着牠。等到果里的小鞭子在地上打了個清脆的響聲後，他擺起指揮官下令的姿態，讓臉上所有能疊起皺褶的地方全疊起皺褶來；牛望着他，牛羣裏立刻有了嚴肅的紀律。

「果里！」

我們剛洗過臉，擁在展開的樓窗前，叫着牠，丟紙團打着牛，打着牠；他便揚起頭對我們大聲喊：

「不要！牛害怕。」

我們不聽。終於把果里那牛羣的紀律破壞了；並且，弄起一陣恐慌，牛與牛撞着角。這使他的鞭子不得不在地上多響了幾下。

「我告訴蘇多瓦去。」

他故意向回去的方向轉過，拋出兩個較大的步子。

天天他要在我們面前說幾次蘇多瓦。他也知道，我們對於蘇多瓦並不怕，雖然蘇多瓦是我們的女先生。天天又不快些離開我們——爲什麼呢？因爲我們所要談的話，還沒有開始呢。

「我來念書好嗎？也住大樓，也看電影。」

果里又同我說了。

果里沙總是用手指比劃着自己的臉，果里的臉。意思是讓果里看看自己的臉和他的臉，在血統上是多麼不同啊。

果里沙點着自己的鼻尖，高傲地對果里說（這還是第一次）：

「我們CCCP（俄文：蘇聯簡稱），」

「啊，果瓦列夫，CCCP？」

果里把我的名字呼出來。果里沙窘了。果里使擺頭向我們所有的同學問：

「果里列夫是中國人，怎麼行呢？我是高麗人，怎麼就不行呢？」

果里沙打了兩聲口哨後，裝做着蘇多瓦給我們講書的神氣說：

「高麗？在世界上，已經沒有了高麗這國家。」

這話打痛了果里的臉。比擊兩掌都紅，沒說一句話，便不自然地走開了。牛羣散亂着，他的小鞭子在地上也沒了聲響。

以後，果里和牛羣不從我們宿舍的門前經過了。

每天的早晨和晚間，失去那個放牛的朋友，覺得太無味，也太冷落。

我和果里沙倚在窗前，望着螞蜒河邊的一條草徑；那裏是泥濘的，擺滿大的小的死水池，有的鑲着一圈，有的蒙着一層全是一色的綠菌。看不清楚蚊蟲怎樣地飛過着，祇聽見蛙不平地不停地叫。晚風常常送來一片難嗅的氣味；有時宿舍的指導員讓我們閉起窗扇；所以在這條草徑上很少尋出一個人的影子。有游船漁船經過的時候，是靠近那邊迅速地划過。這塊地方好像久已被人憎惡着，遺棄

了。

然而果里是在那裏走熟的。草莖蔓過他的腰，搔着牛的肚皮，也看不見牛的胖大乳頭了。果里每次看我們在樓窗上望着他；他的頭便轉正了方向，用眼角溜視着我們。

「不許你再對果里說世界上已經沒有了高麗的國家；好讓果里再從我們的門前走。」

我好像在教訓果里沙，很嚴厲的。

「你看高麗人多麼懦弱，你看高麗人多麼懦弱。他們早已忘記了他們的國家，那不是恥辱嗎？」

「那麼，安重根呢？」

我立刻記起來，哪個人給我講過許多關於安重根怎樣勇敢的故事。可是，果里沙不知道，一點都不知道，他仍是不信任我的話。

一陣牛的哀叫傳來，我們看見果里跌倒在死水池裏。

「果里！果里！——」

我們用兩隻手在唇邊裹起一個號筒樣，向果里喊，他會聽得很清楚；可是，他不留意我們，他不睬我們。

不過，我總想找着機會，再和果里好起來。

那天落了整夜的雨，草徑被浸沒在水中，混成一片河流。我想這次果里一定會從我們宿舍門前走向草場的吧？恰好又是星期日，自然可以和果里玩在一起了。但是，果里呢，他仍是在那裏走，沿着留在水面的草徑，做路的標識。牛的半個身子泡在水中，頭一擺一擺地，似乎很難地把蹄子從泥濘中拔出。

我們吃過飯，我和果里沙便趕向草場去。黃色的蒲公英從草叢裏伸出來，一堆一堆的，山與河流做了草場三面的邊界，另一面是無邊際的遠天連着地。散開的牛羣，看上去像天上的星星一樣細小，躺着的，吃草的，追着母親的……果

里坐在土崗上吃着麵包皮，眼睛在搜索着牛的動作，牛的去向。我們的視線觸着了牠，惹起他極大的不安。如果不是有牛羣累着牠，也許牠會跑開，逃避我們。

「果里，我們給你氣憤了嗎？」

我把他那深沉的頭托起來，問他。他竭力把頭再低沉下去，說：

「不是，絕不是的。」

不知他從那裏學來這樣美的不俗的好句子；而且，說得十分完整，沒有脫落一個字音。不過，他的姿態太拘束，太不自然，似乎對陌生人一樣的沒感情。

果里沙還是原有的脾氣，指着宿舍頂上飄起的旗——一半屬於中國，一半屬於蘇聯的。這給果里很大的恥辱；果里是容忍不下去，離開我們去給牛蹄擦泥水。

我們全在寂寞中過了許久許久，我才找到了一句適當的話來問果里：

「牛蹄太髒了，你不怕髒嗎？你擦牠做什麼？」

「就是因為太髒才要擦的。牛的主人是不允許牛蹄髒的啊！」

「那麼，你為什麼帶着牛從河邊走呢？我們宿舍門前不是很清爽的嗎？」

我的話剛說出來，就又懊悔，說的不妥當。這不是對於果里加了責難嗎？在果里的內心不是更要加重他的痛苦嗎？

「我是不配從你們宿舍門前走的。」

他說的很快，他很氣憤。

我說了許多話，是勸他仍從我們的門前走。實際我們不願意失去這個放牛的朋友。他天天會給我們送來許多新鮮的趣味；並且，我們房裏一瓶一瓶的，紅色與黃色的野花，全是他給我拾來的。這幾天來，那些花都憔悴了，落了，我們看着瓶裏僅有的花莖，誰都會想起果里來——果里沙也是同樣的。果里却拋開我，再不在我們門前走過一次。

最後，果里允許在我們門前走的時候，我幾乎痛快得要叫出來。不過，我還不肯信任，直等到他吹起歸去的號筒。

暮色裏的牛蹄，是疲倦的，笨重的。長久的日子，已經使牠們熟識了從自己的家門走進。餘下我們走回宿舍。宿舍的每箇角落全死靜着。我記起所有的同學已去俱樂部，去看電影。我看時鐘還留給我廿分鐘的餘閑，便叫果里也去，他高興地說：

「好，看電影去，我還沒有看過一次呢。」

但是，在影場的門前，發生了極大的難題，這個守門的大身量的中國人，便堅持不許果里進去。我和他說了許多中國話，彷彿是讓他給我些情面。他總是不放開這麼一句話：

「他不是東鐵學校的學生。」

「你讓他進去吧，我們的先生和同學全認識他。」

「誰不認識他，窮高麗棒子！」

果里沙不懂中國話，他很沉靜地站着。

我的喉嚨却突然熱漲，對那個守門的中國人大聲地叫着：

「他是我們的朋友！」

他裝起像我父親的尊嚴說：

「你和他做朋友，有什麼出息？」

在燈光下，我和果里彷彿是停在冰窖裏的一對屍體。果里突然冒出一句中國話：

「好小子，慢慢地見！」

現在，我曉得果里正是因懂中國話才那樣氣憤的吧！我問他懂中國話嗎，他說祇會那一句；一句我也高興，好像爲我復仇了。

不過，我一夜沒有安靜地睡，似乎有很大的恥辱貼在我的臉上。早晨我躺在

床上，就聽見果里一聲聲的號音從窗前響過了，遠了；我沒有看見果里。

在教室裏，果里沙對我說：

「從認識果里起，今天他是第一次笑了。」

「爲什麼呢？」

「因爲他也快做我們一樣的學生。」

我想果里爲了昨夜受的屈辱，故意給自己開心吧？果里沙却說是真的。我

問：

「他和誰說妥的呢？」

「蘇多瓦。」

這樣我相信了。因爲蘇多瓦是我們班上的女教員。

「那麼，他什麼時候上學？」

「他今天去告訴他的哥哥，明天就來。」

我想，果里來了，坐在那裏呢？我們教室裏祇有一個空座位；而且在小姑娘劉波的身旁。她平常好和每個同學發脾氣，小眼睛瞪得圓大的。如果果里坐在她身旁，一定不中她的意。明天教室裏，除去我十七八歲，就算果里大了吧？最大的果里沙也不過十三四歲。並且，所有的書桌，僅是我和果里沙坐的比別人的高些；祇有叫果里沙走開，讓果里坐在我的身旁。

放學之後，我在宿舍裏正爲果里安排床位，他來了；却是憂傷地。我問他快做學生不是很可喜的消息嗎？可喜的消息，怎麼換來了他的憂傷呢？我清楚地看了一下，他臉上還有淚滴。

同學的快來纏着他。

我問：

「你哭過了嗎？」

他點點頭，好像又要哭出來。